

沈从文

全集

卷一

文稿卷

西泠印社出版社

《沙孟海全集》编辑工作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蒙 王蒙 王蒙 毛昭晰 孙家鼐

主任 陈敏尔 袁仲明 茅俊生

副主任 吴天行 林晓峰 钱巨成 李永江

委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江峙峰 潘浩 沈相安 柳国平

高克明 郭仲楚 蒋建东 傅通先

陆景伦

沙孟海

副总编 沙茂世 沙更世 李立中 赵履君

学术指导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季野 王伯敏 万传家 石兴群

刘江 平文采 江济英 杨永龙

邱振中 陈振海 金春才 祝秉之

章祖安 黄钢炎 韩天衡 蒋北耿

施士杰 戴小京

委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小虹 万爱芳 朱美田 李立中

沙更世 沙茂世 汪济英 蔡忠良

陈祖氏 陈望舒 胡小军 洪廷彦

赵履君 桑 程 陆景伦 戴家妙

全集

柒

文稿卷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孟海全集. 7 / 朱关田总编. —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80735-862-6

I. ①沙… II. ①朱… III.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4338号

題陸劭翁水墨山水軸

信江上三山出江流，以流為下，故曰三山。陸劭翁以畫為生，故曰三山。陸劭翁以畫為生，故曰三山。

一八八〇年

一八八〇年

沙孟海全集

文庫

正印

《沙孟海全集》编纂工作指导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家扬 王耀亭 毛昭晰 孙家贤

主任 陈敏尔 黄坤明 茅临生

副主任 吴天行 林晓峰 钱巨炎 寿永年

委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江吟 陈浩 沈祖安 柳国平

高克明 郭仲选 蒋建东 傅通先

鲍贤伦 薛维海

《沙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

总编 朱关田

副总编 沙茂世 沙更世 李立中 赵雁君

学术指导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冬龄 王伯敏 方传鑫 石兴邦

刘江 李文采 汪济英 杨永龙

邱振中 陈振濂 金鉴才 祝遂之

章祖安 曹锦炎 韩天衡 蒋北耿

鲍士杰 戴小京

委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王小红 方爱龙 朱关田 李立中

沙更世 沙茂世 汪济英 张忠良

陈根民 陈翌伟 胡小罕 洪廷彦

赵雁君 桑椹 鲍复兴 戴家妙

目录

总序 宋天田
本卷导读 汪济英 桑 祺

文稿卷

顾问

沙茂世

石兴邦

主编

汪济英

副主编

桑 祺

陈翌伟

记沙村周士陈氏西墓志

略谈浙江出土的石镜

石镜与越族

浙江省田野考古工作简介

考古研究社

《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序

大小墓鼎名称的商榷

石鼓为越时制石界一提案

南宋官窑窑内可密堆问题的商榷

五代吴越的雕版印刷

五代吴越的铸钱

五代吴越的铸钱

五代吴越的铸钱

五代吴越的铸钱

曲水流觞考

延光四年铸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王外郎者钟跋

八七

七〇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〇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总序 / 朱关田

沙孟海为中国现代书坛巨擘，著名的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文史学家和艺术教育家。尤其在书学、印学两大领域，于创作与研究两端取得非凡成就，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的标志性人物。

沙孟海（一九〇〇—一九九二），原名文瀚，后改名文若，字孟海，别号僧孚、沙邨、兰沙、决明、石荒，中年后以字行。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十五日（公元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一日）出生于浙江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幼承庭训，喜好书法与篆刻。早年肄业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宁波），从冯君木学诗、古文辞，从钱太希、赵叔孺习书法、篆刻。一九二二年冬游学沪上后，从游吴昌硕，又谒访康有为、郑孝胥、罗振常等名流，同时自学文字学、金石学。与前辈学者况蕙风、朱彊邨、章太炎、马一浮等多所过从，请益探讨，见闻益广。曾任中山大学预科国文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名誉馆长，浙江省考古学会名誉会长。一九六三年起被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聘为书法、篆刻教授，一九七九年起担任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导师。一九七九年当选为西泠印社社长，一九八一年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一九九二年十月十日逝世于杭州。

沙孟海作为书法家，一生亲历民国以降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发展的风云际会，展开了以学术涵养创作的人生道路。

沙孟海接受教育与成长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形态、文化体制和学术思想等发生巨大变革。科举制度的废除，封建帝制的终结，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无一不是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沙孟海虽潜心学术、艺术，但近代学术的思想变迁和书学领域的碑帖交互，对他终究还是有影响的。中年时期，沙孟海身处多艰时局，为生计所困逼，一度于学术稍加疏远，但他在前辈遗老纷纷凋零的境况下，又得以与马一浮、沈尹默、张宗祥、顾颉刚等新辈名宿问学论艺，颇意书法篆刻史论研究与书法篆刻艺术创作，其更为明确。晚年的沙孟海，排除困难，在文物考古，尤其书法篆刻研究和创作、高校书法教学诸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八十岁以后，沙孟海躬逢国家改革开放之盛世，艺术之树，老枝新开，推扬国粹，倾心艺事，且完善自我，奖掖后进，业绩卓然，斯有目共睹，

或以为有超迈前辈处。

回顾沙孟海一生艺文行藏，其转益多师，穷源竟流，与世推移，技道并进；谦退冲虚，不卑不亢；抗志希古，壮心不已，是在多方面尤其书法、篆刻之所以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他留给后人最重要且丰富的精神财富。有关这方面，可以参阅收入《书学卷》的几篇文章，如《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九十述怀》、《书学者承交游姓氏》等。兹举沙孟海于一九八〇年六月病中所作的《与刘江书》为例。这封书信，本为针对如何培养浙江美术学院首届书法篆刻专业的五位研究生而发，但其中提到的『主要应抓小篆……必须加一番切实功夫，及早打好基础』、『对正楷功夫应加重视……就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典型作品中选取一二种经常临习』、『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学问是终身之事』、『凡百学问，贵在「转益多师」』、『各位研究学习，第一要虚心……第二要有大志』等几点意见，指出了书法技能学习、学术研究以及人生态度的关键问题，对当今书法界仍具深刻的借鉴意义。

沙孟海晚年以书坛领袖闻名海内外，但其一生成就实在是多方面的。当其本色，是书家，更是学者。书学、印学而外，古典辞章、文字训诂、金石碑版、文物考古，无不精通。全集聚珍，自可释解。

沙孟海书法，诸体兼擅。早年习书，从篆书入手，下逮汉魏碑版、晋唐法帖，恣意规模，领略体势。中年以后，多作真、行、草书，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以外，于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黄道周等用功较深，探综众长，融会贯通，行以己意。晚年书法，错综变化，益见精善，沉雄茂密，自成格局。尤喜作题榜大字，深为世人所推崇。

沙孟海篆刻，浑穆高古。初摹秦汉，谨严规矩。嗣后出入赵叔孺、吴昌硕之间，得『太阴』、『太阳』之助，又汲取赵之谦、邓石如、吴让之和浙派诸贤之长，加上旁涉古文字，大凡篆籀、陶铭包括古器物，加减乘除，去故纳新，终于为我所用，独出机杼。而其既篆又铭，亦印亦书，异质同调者，最为难得。印章边款出类拔萃，亦差可出人头地。

沙孟海的学术成就，是以扎实精进的文字训诂之学和文史兼备的辞章功夫为基调，加之不断关注考古新材料、学术新进展，围绕书学、印学两个中心点而展开，此尤难能可贵。早年有关书法篆刻的论述，已能关注艺术的时代演进与学术的系统化梳理，多有见地，如撰述于一九二八年的《近三百年的书学》和《印学概论》两文，均掲載于一九三〇年上海《东方杂志》『中国美术专号』，是中国现代率先问世的较有系统的书法、篆刻史论篇章，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中晚年的论著，更能利用考古新材料，注重考证与精审，以严谨的治学方法研究书法与篆刻，时见发明，道先人之不能道，成一家之言。

沙孟海作为学者、书法家，深谙『技』、『道』之理。技之在用，实为手段；道之在体，是为目的。一末一本，并进齐修，方能

不堕虚空，不失之根本。沙孟海学问、艺术，固然平实敦厚，不蹈依傍，而实归之法古出新，今不乖时，又能用志不分，自胜为强。其雄秀独出，盖不虚誉也。

沙孟海著作已见行世者，计有《沙孟海论书丛稿》、《沙孟海论书文集》、《印学史》、《中国书法史图录》、《书谱注释》和《沙孟海书法集》、《沙孟海真行草书集》、《沙孟海遗墨》、《沙孟海书院珍藏沙孟海书法作品集》、《兰沙馆印式》、《沙孟海篆刻集》、《沙孟海印谱》等，并主编有《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集》两册和《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清代书法卷》等。今人又选编出版了《沙孟海翰墨生涯》、《九如集·祝贺沙孟海九十寿》、《二十世纪书法经典·沙孟海卷》、《沙孟海百印选》、《沙孟海论艺》等。生平研究资料，主要见《翰墨春秋·沙孟海纪念文集》、《沙孟海年谱》等。

承蒙国家重视和各方面的关怀支持，《沙孟海全集》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西泠印社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本着“立意要高，搜罗要富，反映要全，出版要精”的编纂方针，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历时三年，全集凡七卷十二册终于杀青刊行，其预立不悞，信可慰也。

全集规模，以类编次，厘订如下：

一、《书法卷》三册。共计遴选收录沙孟海历年来具有较高代表性的书法作品三百余件，以文博单位的收藏为主体，辅以公开征集的私家藏品，旨在全面反映各个年龄阶段探索、发展的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为广大读者呈献一份权威且丰富的学习范本与研究资料。

二、《篆刻卷》一册。沙孟海一生治印大致在六百方左右，传世印迹约有五百余方，所篆所镌，在少在精。本卷所收，力求完备可信，有根有据。虽然其传世印章有半数以上完成于三十岁以前，好在其风格面貌成熟也早，卓然不为时贤所掩，颇好辨识，取舍不难。

三、《书学卷》一册。沙孟海的书学研究，主要以论文、著作、序跋、讲话等形式公开发表，其他如书信、日记之类也见涉及。为便于读者检阅，本卷按诸篇体例与内容，厘为自述、论文、序跋、著作、其他（讲话、书信等）、附录（日记摘录）等六类，各类又按完成篇章的时序编次。如此，沙孟海从事书学研究的历程及其所关注的学术重点，庶可明晰。

四、《印学卷》一册。此卷编次，与《书学卷》大抵相近。沙孟海一生的印学研究有三十余万言，其研究一如书学，史论相兼，不失精审。长篇专论之外，多有序跋，或边款，虽短章小文，并见用心，细言大义，学识在焉，盖二十世纪最为重要之文献。

五、《文稿卷》一册。沙孟海一生所作的文学辞章和学术研究之著述，凡日记、书信、书学、印学诸卷已收之外，另有学术性较强，或可圈可点者，皆入此卷。按体例与内容分类编次，曰联语与诗词，曰考古与文物，曰中国古器物学，曰语言文字学，曰发

言稿，曰行状碑记，曰回忆录，曰其他。其中部分篇章本之未刊手稿整理，为首次面世者。沙孟海多方面的学术造诣，更于此得窥一斑。

六、《书信卷》一册。从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学术性、历史性等角度出发，在搜集到的六百多通信中，精选出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二百多通，一一加之释读，分为：（一）凡收信人可考者，按年辈编次；（二）收信人未详者，按照大致年代编次备考；（三）以个人或组织名义起草，发往单位的信件或公函。以上三类，涉及一百多位（家）个人和单位，时间跨度长达七十多年，有助于读者了解沙孟海的平生交游及其书札文采。

七、《日记卷》四册。沙孟海早年已有日记习惯，《僧孚日记》、《兰沙馆日记》即是。在其家属的支持与亲为下，本卷将存世的手稿影印出版，公布于众。需要说明的是，为尊重家属的意见，部分日记作了些许技术处理。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与艺术，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贡献与作为。但凡在某一领域导引风气之先，且又能集大成者，是为时代人物。值此纪念沙孟海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得到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倾力编纂出版《沙孟海全集》，旨在整理文献，全面反映沙孟海学术、艺术成果，不仅有利于沙孟海研究的深入和对现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反思，而且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建设浙江『文化大省』，莫不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二〇一〇年八月谨记于杭州思微室

本卷导读 / 汪济英 桑 棋

本卷收入沙孟海的文稿，最早的写于一九一八年，最晚的写于一九九二年，跨越时间很长，但道路并不平坦。

沙孟海一九〇〇年出生于浙江省鄞县沙村一个中医家庭。从小受到父亲训海，七岁能够背诵《三字经》和《孝经》，稍长，每天还要临习法帖和辨认篆字。一九一三年父亲去世，他才十四岁，是五个兄弟中的老大。母亲是一位贤能并有卓见的女性，认为要把这个家庭支撑下去，应把老大首先培养成材。沙孟海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第二年就考上了省立宁波第四师范学校。由于他的古文基础好，又写得一手好字，不久就在同学当中赢得了众多钦佩的目光。民国初年教学古典文学，因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老师和学生中有桐城派和江都派之分。前者倡言「义法」，要求语言「雅洁」，在当时占绝对上风；后者主张不骈不散，讲求实质的文体，因此两派之间时相诟病。沙孟海的老师冯君木服膺江都派，但冯老师不问哪家哪派，对学生一概尽心施教，而且非常重视才华；沙孟海作为一个少年学生，也是不问门户，只求问学解疑。所以，他在冯老师的精心教导下，进步很快，成为同学当中的佼佼者。他在学校里写的《高祖志正府君事略》、《俞节妇传》、《施恺父先生行状》等文章，达练事体，言近旨远，深得老师们和乡里耆宿的好评。加上他擅长书法和篆刻，因而博得一个「甬上才子」的美誉。他自己也充满自信，曾集韩昌黎、李少温的文句书以自励。

一九一九年，沙孟海从宁波第四师范学校肄业后，曾在镇海、鄞县当过小学老师。为了进一步充实自己，以求将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第二年他决然放弃工作，重新回到宁波，到冯君木老师家中继续进修古典文学，同时自学古文字和金石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冯老师的指导下，读了很多经史百家的书，开阔了视野，激活了思维，写起文章来藻思艳发，精彩芬芳，因而多家富商争相延聘，希望成为自己子女的家庭教师。一九二二年十月，他最终选择了随同甬商屠家去了上海。临行前，冯君木老师作诗相赠，并叮嘱他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去拜谒大师吴昌硕、康有为、况蕙风等。

在沪期间，沙孟海一边教书，一边写字写文章，还经常把自己的作品拿去向前辈们求教。前辈们对这位虚心好学的后生爱护有

加，对他的文辞也予以充分的肯定。吴昌硕和况蕙风两位先生还写诗赞扬他在艺术上是一位不欲蹈袭前人、勇于独辟蹊径的创新者。但沙孟海终究年纪轻，人脉浅，要在这个人才济济的大都市打出一片天地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昌硕先生非常爱怜才学出众的晚辈，也曾想到如何帮助他的问题，只是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后来其门生王个簃提出了一个赞襄之策，就是请吴老先生接纳沙孟海为入门弟子，然后托言自己忙，把一部分前来求书求文者介绍给沙孟海。吴老先生听罢，欣然表示同意。沙孟海年轻手快，才气过人，书作和文章受到顾客的欢迎。刹时间，众口相传，来者不绝，几乎把住所的木头门限都踏碎了。来的人这么多，沙孟海应付不了，只好写了一篇委婉的《润约》奉告大家，请求谅解。

但是，沙孟海在向前辈们请教的过程中，逐渐感悟到一个道理，即仅以文辞、书法酬世，是不能成为大家的；要想在学术上有建树，必须有个长期为之努力的方向和近期目标。为此，他首先凭借自己的『专胜』，写出了《名字别号源流考》、《近三百年的书学》和《印学概论》三篇宏文，先后发表在颇负盛名的《东方杂志》上，由此声名籍籍，远近皆知。

一九二九年，广州中山大学拟请冯君木和沙孟海师生二人一同执教该校国文系。冯老师年迈体弱，不能远行。但他鼓励沙孟海不能失此良机，应当如约应聘。沙孟海十分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是为他将来的前途考虑，这是他决定前去的主要原因。再说，对二弟文求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情况和葬地，也可以借此机会暗中了解一下，以尽长兄之情。主意既定，并征得母亲同意，即在七月间由夫人包稚颐陪同远赴广州。

广州中山大学的教学环境确实使沙孟海感到很称意，特别是学校里丰富的藏书，为其在学术研究上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除了讲课，就是看书写作，继《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发表后，接着就开始写《助词论》。

《助词论》是一篇长文，尚未完稿，沙孟海突然接到母亲来信，叫他辞职回家。原来他的几个弟弟之前领导农民闹革命，当地恶霸施绪初唆使奉化土匪捣毁了他的家，全家老少被迫流离四散，时间长了，母亲难以独立维持。沙孟海是一位事母至孝的长子，明白事理后，立即向校方送上辞呈，于一九三〇年七月偕夫人匆匆北归。到了家，拜见母亲，稍作安排，又回到杭州，央人觅得一个盐运使公署盐政史编纂的差使，聊作栖身之地。在这里的工作并不紧张，平时可以写些字，假日里往返于杭沪之间，赚些笔墨钱以补家用。

一九三一年一月，已由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改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了解沙孟海既是一位落笔生风的文章高手，又是自成一格的书法名家，听说其暂时困踬杭州，若能接受聘请，应是最为理想的秘书人选。而沙孟海原本对朱家骅的印象也不错，认为他早年留学德国，用人不拘一格，是教育界的蔡元培第二，若能跟他在一起工作，在学术上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所以一经联系，

就谈妥了。沙孟海又圆了重回高校的梦想。

到了中央大学，见到老朋友陈叔谅（训慈）和张其昀等都在这里任教，大家都很高兴。而且还有汪东、黄侃、任叔、徐悲鸿等，大家常聚在一起谈论史学和艺术问题，更觉得互有助益。但沙孟海毕竟是个秘书，每天除了处理公私文翰以外，很少有暇他顾，时间长了，不觉心生游移。

如果说，在没有到中央大学以前的若干年里，沙孟海还能在工作之余从事学术研究的话，那么，从一九三二年三月开始，他和研究的道路就渐行渐远了。这一年春天，朱家骅升任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他坚持要把沙孟海带走。沙孟海心想在当时的社会里混饭吃是要依靠交际与活动的，自己既不善交际，又无活动能力，要维持全家生计，也就只有服从了。从此以后，如影随形，朱家骅调到哪里，他也跟到哪里，一直跟了十八年。但在漫长的十八年中，职务始终没有变过，仍然是个按照指示虚应故事的秘书。这种如同羁继的公门苦差，既无闲隙，又无自由，干得实在有点自怨自艾，一九四二年在其《与丁山书》中终于把憋闷已久的心声发泄出来，他说：『人所未求，非我所专胜，业趣相反，意兴萧索，似此劳生，诚非久计。异时海宇廓清，翩然东返，便当解脱鞅，修吾初服。』

然而，已经误入彀中，要想回过头来当个平民百姓也不是那么容易。抗日战争胜利后，沙孟海正想着将以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中描述的那种心情返回南京，届时趁机改换初服时，不料突来通知，叫他打发家眷先行，本人暂留重庆处理相关事宜。此举让他很不高兴，但也不便违抗。他想也罢，没有上司压顶，总有些许自由，于是就利用间隙时间重温语言文字学，连续写了《也字说》、《王孙遗者钟跋》、《洹子孟姜壶跋》、《者减钟跋》、《陈侯因簠敦跋》等文章，还写了一篇《家谱通例》，作为回答常以家谱体例为询的来访者。

第二年，沙孟海完成公务以后，即从重庆东返。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又一个『鞅』正等着他。

事情缘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化溪口蒋氏族人提出要修《武陵蒋氏宗谱》。不言而喻，此事与蒋介石的关系甚大，蒋介石当然大力支持，并指定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陈布雷为负责人，下面再设编纂一人和干事若干人。关于编纂的人选，有人力荐沙孟海，理由是他精通历史，又擅辞章。但他名义上还是朱家骅手下的人，必须向朱家骅打个招呼，以示尊重。随后，沙孟海带了几名干事挑起这一关于蒋介石光宗耀祖的重担。他们先是栖遑于各大图书馆和藏书楼，收集有关资料，接着确定体制，分头工作。蒋介石为宗谱事曾数次召见沙孟海，有些稿子还要经蒋亲自核阅。直到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听取沙孟海的编纂汇报后，耗时两年多的《武陵蒋氏宗谱》编纂工作才算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一九四九年春间，蒋介石被迫下野后退居老家奉化溪口，适逢沙孟海也暂憩宁波。蒋介石目睹败局已定，准备逃亡。有一天突然约见沙孟海，要他另编一本小型宗谱，以备随时翻阅。沙孟海怕有玄机，被他拖住，就下决心于三月中旬乘间去了上海。当时他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已调为中央研究院上海总办事处秘书。广州方面急催中研院人员全部南迁，他以生病为由，悄悄住进了巨鹿路三弟文汉的家中。在那里，他写了一篇《转注说》短文。

上海初解放，沙孟海又想起了『初服』的问题。一天，冯君木老师的子侄冯都良、冯定、冯宾符等请沙家兄弟吃饭，席间冯家兄弟中有人说：『革命成功，你大哥有帮助。』沙孟海是一位很有涵养的学者，深知《老子》所言『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的道理，听到冯家兄弟的赞扬，连忙解释：过去所做的一些事，都是出于亲情和友情，并不是革命觉悟的表现。至于原想聊聊个人的打算，在这种场合就不便启齿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浙江大学聘请沙孟海担任中文系教授，并在古人类学系讲授金石学。两年以后，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沙孟海改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调查组组长。这次回归本业，深感『得其所哉』，虽然年过半百，还想大干一番。他常常下乡调查，抢救濒遭毁坏的文物；还利用个人关系，动员文物收藏者慷慨捐献。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如何发挥集体智慧，把全省的文博工作管好做好。为此，他在短短的几年内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贯彻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两利』方针，组织年轻同志积极开展田野考古调查，配合基建进行重点清理发掘。在短短的几年内，累计发现古文化遗址和古窑址上百处，发掘或试掘了吴兴（今湖州市）钱山漾遗址、邱城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在今杭州市余杭区）、瑞安山前山遗址和淳安进贤遗址。通过这些发掘，初步认识了浙江境内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文化内涵，也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考古人员。同时，组织有关人员编写出版了一本《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沙孟海亲自撰写序言，借以激励大家的写作热情，希望迅速写出正式发掘报告。

第二，为了提高浙江省博物馆的陈列水平，发挥文物的宣传教育作用，沙孟海奉命兼任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并邀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和蒋赞初先生来杭，共同制订《浙江历史文物陈列方案》。这是省馆第一次按照文物的年代和属性系统地反映浙江历史面貌的陈列，展出后获得好评，被认为是省级地方博物馆陈列的典范。

第三，一九五七年三月，对早先编写好的《浙江省考古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进行修改。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杭州召开『浙江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会上，省文化局副局长黄源同志讲话，号召全省文博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对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展开讨论，并为实现这个规划而共同努力。

但是，正当沙孟海满怀信心地按照规划的要求提出实现的具体措施时，一场急风暴雨似的‘反右’运动迎面袭来，把所有的美好设想都冲得灰飞烟灭。

在‘反右’运动中，仅凭沙孟海的经历就可以设想他的遭遇，所幸鏖战过后，安然无事。但自此不敢大胆发表意见，处事顾虑重重，名为委员，实为备位。一九六二年西泠印社同仁推他撰写一部《印学史》，他很乐意接受，但希望由本单位的领导作为任务布置下来，以免惹是生非。这种所谓‘卑以自牧’的做法，实际上是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在政治重压下的自我保护。

《印学史》由于受到插图的拖累和其后十年动乱的干扰，一直延宕到一九八四年才交付出版。难怪沙孟海在该书的前言中不无感慨地说：‘回顾属草之初，已历二十三年之久。人生有几个二十三年，思之怅然。’

毋庸讳言，十年动乱更是造成沙孟海写作过程中的一大空白。

不过，沙孟海还是幸运的。首先，‘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最早被安排在文物库房参与碑帖、书画的编目整理工作。这是一个重温书法的好机会（碑帖目录有特制登记簿，历来专家登记都规定用毛笔书写），也为尔后编写《中国书法史图录》积累了许多有用的资料；其次，一九八〇年，组织上任命他为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同时给他配备了年轻助手，让他能够专心从事写作；第三，天假‘九如’之年，在国家重视传统文化的大好形势下，他在书法艺术上虽然疲于应付，但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也是事实。总之，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仅给他带来生命中的阳光雨露，也为他迎来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写作春天。

综上所述，尽管沙孟海的写作道路崎岖曲折，坎坷不平，加上‘平生述作，尽付劫灰’（见《冯初云百花卷跋》），他仍然跋涉不停，笃志不倦，为世人留下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关于书学、印学、日记、信札等各有专卷介绍，这里不越樽俎。本卷收入的文稿有语言文字、金石考古、对联联语、集句、诗词、讲话稿、碑铭、传记、庆吊文翰等。下面仅就主要内容略作介绍。

一 语言文字

对于语言文字的研究，沙孟海自谦‘粗窥门径’，实际上他年轻时就开始学习，也写过很多文章，可惜大都毁于战乱。现存的几篇，以《助词论》的写作时间拖得最长，费力最多。

助词亦即虚词或语词，是语言文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清王引之《经义述闻》云：‘字之为语词者，则无义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话是这么说，但要真正了解它还有很大的难度。沙孟海从宏观的视角出发，针对后人学习古汉语在虚词上存在的一些疑惑，‘溯

源徂流，覘其因革变嬗，考其兴替存灭之故，逐期詮次，凡所著记，多为以往学者所未措意，而其事实为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者所不可不知。《助词论》一文共分九章叙述，第二至第五章附有竖框分格图表，第九章也附挂线图表，凡所举例，上自商周，下迄现代，包括甲骨文、经史百家、稗官野乘等。

另篇《名字别号源流考》也是学习古汉语必须掌握的知识。按照古礼，名没有定法，字则尊名，所以自称以名，称别人就要以字。号者谓尊其名，更为美称。但号有自号和他号，而且越到后来越加复杂。名、字、号都有时代特征，也有规律可循。沙孟海就是根据这些特征和规律，探究本源，稽核演变，使读者不致因一人在书中出现不同的称谓而感到迷茫。

二 金石考古

沙孟海早在三十岁时，就曾自订计划，访购书籍，立志于金石学、古文字学研究。一九二九年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上的《攷古录释文订》一文，是他早年一篇较为重要的古文字学论文。作者对吴式芬《攷古录》一书中的考释错误，颇多匡正，今天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九四九年夏，沙孟海应邀出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中文系及人类学系的金石学、古器物学课程。本卷收录的《中国古器物学讲稿》之甲骨文编、铜器编、石刻编，即是当时上课时所用的讲义，字数达十六余万之多，用毛笔抄写在红格笺纸上，并装订成册，这份珍贵的手稿在湮没半个世纪之后，首次得以整理发表。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沙孟海供职于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等文博单位，与文物考古工作有了更为直接的接触。他先后参与了当时浙江省内一些重要文物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并长期负责浙江省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展览筹划，结合这些业务工作，撰写了一系列的重要论文，如《略谈浙江出土的石钺》、《石钺与越族》、《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序》、《大小孟鼎名称的商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曲水流觞杂考》等，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沙孟海作为一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在学术文化史上的意义，长期以来，似被其《书名》所掩盖，本卷中收录的相关文章，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其作为学问家的另一面。

三 联语、集句、诗词

联语源自《诗经》和汉魏辞赋中的骈句。《文心雕龙·丽辞篇》已把拼句对偶分为四个类型，即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到了唐代，五、七言律诗中的颌联和颈联，实际上就是很好的联语。明代朱元璋号令全国家家户户贴春联，联语作为一种新的文体趁势而起，内容也由单纯的歌功颂德变成门类繁多、用途各殊的文学创作和书法作品。

沙孟海娴于辞令和典故，写出的内容都能切合不同的场合和对象。如一九三一年冯君木老师逝世，沙孟海赴吊时的挽联是『陈太丘文为德表，范为士则；郭有道贞不绝俗，隐不讳亲』，以东汉大儒陈寔和郭泰的故事用来比附恩师，颂扬恩师的高尚品德。又如一九四六年追悼辅仁大学文字学教授沈兼士先生的挽联是『攘寇矢艰贞，出死入生，北方学者叹微管；等身留著述，诂经说字，当代人师失小徐』。沈先生兄弟中排行第三，抗日期间潜伏北京做抗日救亡工作。追悼会上挽幅满堂，国民政府考试院官员认为此联最切合身份。当沙孟海赴吊时，大家都说『状元来了』，时人推重，于此可见。

集句是沙孟海的遣兴之作，字数不限，也不论集某人或某书，只要词性和平仄上下对仗就行，看似简单，非饱学之士不能精到。关于诗词，沙孟海曾说：『要么穷，要么达，不穷不达如我者，焉能写出好诗。所以我不多写。』其实这是过谦之辞。试读《梦族兄尔臧》、《贞逸先生诔》、《题康更生观光绪痛史诗翰册》等篇，情采并茂，感人至深，绝对是大家手笔。

此外，沙孟海的绮年播誉之作，虽属『酬世』文辞，但结构严谨，辞藻艳丽，值得细细阅读，对提高古汉语水平会有帮助。

二〇一〇年二月

目 录

总 序 / 朱关田

本卷导读 / 汪济英 桑 椹

联语与诗词

三

考古与文物

记沙村出土陈氏两墓志

一七

略谈浙江出土的石钺

一九

石钺与越族

二二

浙江省田野考古工作简介

二六

考古研究法

三五

《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序

三七

大小孟鼎名称的商榷

三九

石鼓为郾时刻石考（提要）

四一

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问题的商榷

四四

五代吴越的雕版印刷

四七

唐昭宗赐钱鏐的铁券

五二

吴越钱氏投水府银简

五五

宋元时代杭州的文物古迹（提纲）

五六

再谈南宋官窑窑址和有关资料

六五

曲水流觞杂考

六七

延光四年砖跋

七〇

王孙遗者钟跋

七一

洄子孟姜壶跋

七二

者减钟跋

七三

陈侯因咨敦跋

七四

杞伯诸器跋

七五

越王勾践剑拓本跋

七六

南宋郊坛下官窑窑具拓本跋

七七

飞来峰直翁翼道题名跋

七八

仓颉庙碑跋

七九

北魏曹望情造像跋

八〇

晋朱曼妻薛氏买地券跋

八一

中国古器物学讲稿

中国古器物学讲稿——甲骨篇

八五

中国古器物学讲稿——铜器篇

一二九

商周青铜彝器早期记载与考释

二二三

中国古器物学讲稿——石刻篇

二四二

石鼓史话

二六七